

往事如昨

今天是你的生日

王梅晓

一

2007年1月,到北隍城报到第一天,中午在伙房吃饭,一眼就瞥见墙上那张“北隍城乡食堂就餐人员生日登记表”。表格按照月份,把每一个名字与生日细细排列。

我正看得出神,书记走了过来,笑眯眯道:“这是咱乡的老传统。大家从外地来,撇家舍业在这小岛上工作,生日都不能跟家人过,乡里就想着,至少这一天一起热闹热闹。这任务以后交给你了……”

登记生日的任务,远比我想象得郑重。

郑大哥憨厚地笑了笑,“这么大年纪了,还过啥生日哟……”话虽这么说,还是高兴地把日子告诉我。

跟我一道提拔过来的小吴语气热络:“姐,我农历六月初八!我还特意问了,乡长是六月十三,书记是六月十六,俺们三个都在一个月里呢!”我感激地朝他点点头。

初来乍到,人生地不熟,这一点支持犹如暖流,让人心里格外踏实。

新的生日登记表很快就打印好了,我认认真真地贴在食堂的墙上。我希望,这份温暖的传统能像这岛上的灯塔,始终亮着。

小初正月初六、香玲正月初九、我是三月二十八,于委员四月初三、赵副书记九月十一……我按照表上的时间,把每个人的生日逐一记录在手机的记事本里,并设置了响铃提醒。

二

“滴滴滴……”手机提醒,下周就是乡广播站老魏的生日。

在院里碰上他时,我按捺不住心里的兴奋,老远就喊住他:“魏大哥!您下周过生日啊,今年我们要一起好好庆贺一下……”

老魏先是一愣,随即不好意思地搓了搓手,笑着打断我:“嘿嘿,谢谢王委员惦记!真不用忙活。”他声音低了些,透着掩饰不住的期盼,“我呀,假都攒好了,下周就坐船回家。爹娘、老婆孩子都在家等着呢,快一个月没见喽……”

我这才注意到,他下巴胡子拉碴的,眼角也爬满了细密的皱纹。想来是老婆孩子没在身边,一个人都憔悴了。我点点头,心里替他高兴:“应该的,代我向您家里人问个好!”

海岛上的天气,说变就变。昨天还风和日丽,第二天便乌云密布。接连三四天,大风卷着密集的雨点,砸得窗户玻璃噼啪作响。嘶吼的狂风,将道路两旁的树木扯得东倒西歪。

这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,几乎摧毁了岛上大半的闭路电视线路。在这片文化生活本就不丰盈的小岛上,晚上看看电视,几乎是家家户户最重要的消遣。这一下,信号全无,群众焦急的电话一个接一个地打进乡政府。

广播站的永乐和老魏顿时忙得脚不沾地。顶着风、踩着泥,奔波在山前、山后村,为群众抢修线路。

一个周的时间转瞬即逝,大家在各自的岗位忙碌不停。

直到手机提示音再次响起“明天是魏秀师的生日!”——我才恍然记起老魏生日这回事,想起他之前说好要回家过的。

风雨过后的天空湛蓝如洗,风也变

得格外温柔。中午时分,老魏挎着工具包、扛着一捆线缆,满头大汗地踏进机关大院。

我迎上去说道:“魏大哥,辛苦了……这段时间忙得,您到底没回成家啊。”

他脸一红,连忙说:“哪还顾得上这些!得赶紧让老百姓看上电视,这才是正事。生日嘛,明年再回家过也一样。”

第二天中午,我特意嘱咐伙房大姐手擀了热气腾腾的长寿面,面条上还卧着两个大大的荷包蛋。到了晚上,书记和乡长招呼我们一起为老魏庆祝生日。

老魏被大家让到主位坐下。当我们为他端上生日蛋糕,点燃了蜡烛,他双手合十,默默许愿。我们围在一旁,齐声唱起“生日快乐歌”。摇曳的烛光中,欢声笑语间,我清楚地看见,他眼角闪烁着晶莹的泪光……

在北隍城工作的五年里,我也有幸赶上了一次在乡里过生日的难忘时刻。

那天,我被大家簇拥着坐到大客的位置,香玲笑着为我戴上“寿星帽”,小吴调皮地把奶油点在我的鼻尖。在众人的欢呼声和高声唱起的生日歌中,我望着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,忽然懂得了那次魏大哥眼含泪光的激动和感动。

三

自2006年2月起,乡里为九十岁以上的老人建立生日档案。每逢老人寿诞,乡、村领导便会带着精心准备的蛋糕登门拜访。这不仅仅是一份礼物,更是一份来自组织的关怀,全乡尊老敬老的淳朴风气也更为浓厚。

这项工作被我视为重中之重。我与两个村的妇女主任一道,仔细对照、核实了当年全乡九十岁以上健在老人的详细信息,并在日历牌上一一标注好他们的寿诞之日。

这天,“叮铃铃——”一阵清脆的铃声响起。我接起电话,听筒那头传来山前村妇女主任莲珍大姐热情又干练的声音。她告诉我,村里有一位老人明天正逢九十大寿。我通知大姐,务必提前与家人沟通好,明日乡里的班子成员将亲自登门,为老人贺寿。

第二天,阳光格外明媚。村里的大道干净整洁,房前屋后各色鲜花竞相开放。我们一行人提着蛋糕、带着礼品,兴高采烈地来到邹大娘家。

老人的女儿早已热情地候在门口迎接,进屋后,只见老人腰板笔直地端坐在炕头,面容安详,一头银发一丝不苟地梳拢在脑后。

她紧紧拉着我们的手,脸上漾开慈祥的笑容,用发颤的声音说,“俺有福啊,九十岁了,乡里村里还给俺送这么大的蛋糕……甜在心里头啊。”

乡长弯腰拉住老人的手,温声道:“大娘,今天是您的生日,我们祝您福寿安康!这些都是我们该做的。您健健康康、开开心心的,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!

……

转眼间,我离开北隍城已十五年。如今再看那里,天更蓝,水愈清,百姓的生活越发甜美富足。那些温热的往事,在我心中如潮汐般起伏,早已沉淀为我对北隍城岛最深沉的眷恋。我耳边时常响起那一声轻轻地问候:“今天是你的生日,祝你生日快乐!”

方言撷趣

黄县话里那些描写词

王东超

罗常培先生在《语言与文化》一文中写道:“有些外来的东西找不出相等的本地名词,于是就造一个新词来描写它,或者在多少可以比较的本地物体上加上‘胡’‘洋’‘番’‘西’一类的字样,这就是所谓描写词。”

从古至今,汉语从其他语言中借入了大量词语,这些借词要进入汉语词汇系统,必须接受一番改造:有直接音译的,如“沙发”“咖啡”;有的是揣摩其义加以意译,如“最后通牒”“总统”;有半音半意的,如“冰淇淋”“因特网”;有音译附加汉语语素的,如“保龄球”“桑拿浴”……

有的描写词前面加上地名、国名作修饰,如安息香、荷兰豆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黄县到处都有卖的伊拉克枣,学名叫椰枣,因大量从伊拉克进口而得名。黄县话称“大头菜”的,学名叫甘蓝,北方称卷心菜、包心菜、圆白菜、疙瘩白,四川人因其叶子包裹成球称为包菜,广东人因其形如椰子称为椰菜,湖南人因其叶如莲花称为莲花白。且其来自外国,故又称“洋白菜”。闽南和台湾则有点奇怪,称为“高丽菜”,甘蓝原本来自地中海地区,不知为何以“高丽”名之。

在黄县话里,这类用来给外来事物命名的描写词还有很多。

“秫”原来是一种禾谷类作物,高粱初引进时无可名之,“蜀黍”“芦粟”“木稷”乱叫一气,黄县话称之为“胡秫”。西红柿起源于南美,16世纪末传入中国,《群芳谱》:“蕃柿,一名六月柿,茎如蒿,高四五尺,叶如艾,花似榴,一枝结五实或四实。缚作架,最堪观。”初引进时主要用于观赏,因其果实像柿子,黄县话称为“洋柿儿”。还有一种“看柿儿”,是种在花盆里的,果实个头小,五颜六色的,专门用来赏果。

黄县话给豆科槐属的槐称为“国槐”“家槐”,把豆科刺槐属的刺槐称作“洋槐”。刺槐原产美国东部,后传入欧洲,18世纪末从欧洲引入青岛栽培。西洋梨原产欧洲,引进国内后,看其与中国梨样子有些相似,故名“洋梨”(有人写作“阳梨”),是不对的。又因其形似葫芦,黄县人多称其为“葫芦梨”。

水泥是建筑用的材料,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发展出现代的水泥,但由于建筑的需要,也发明了许多类似水泥的建筑材料,如石灰、砾灰等。现代水泥引进后,虽与原来所用的材料不同,但功能相近,故称之为“洋灰”。

镀锡铁皮或镀锌铁皮,黄县话称为“洋铁”,过去烧水壶、燎心壶、水舀儿、炉筒儿、洗澡盆,有不少家伙都是用洋铁皮做的,甚至搪瓷洗脸盆(黄县话称作“铜盆儿”)底儿烂了,也可以用洋铁皮加焊锡给它

换个底儿。

我们以前只有剪裁用的剪子,没有修枝剪,自西方引进来之后,看其结构及作用原理与剪子相似,故称为“洋剪儿”。

正月十五晚上小孩子都要放“点点梅”,黄县话中间一字省音,读成“点儿梅”。绵纸卷的掺了铁末的叫“黑点儿梅”,燃起来温吞吞的,流泻的金色铁花如梅花点点。还有一种是用红白相间的彩纸裹的,后面插有一根麦秸茎儿便于手持,火药里掺了镁,点燃后剧烈燃烧,发出刺眼的电光火花,这被称为“洋点儿梅”。

“胰儿”是古代用猪胰脏和草木灰加工成的洗涤用品,现代肥皂传入中国后,因这种肥皂与中国传统的肥皂功用虽然相同,但形状、材料及制造方式等均有所不同,所以黄县人称之为“洋胰儿”。

人参是五加科人参属植物,其肉质根为著名强壮滋补药,适用于调整血压、恢复心脏功能、神经衰弱及身体虚弱等症,也有祛痰、健胃、利尿、兴奋等功效。18世纪,法国传教士在加拿大南部蒙特利尔的森林中,发现了一种与人参极为相近的人参属植物,运到中国后因其外形与功效与人参相类,故称“西洋参”。又因为美国北部也有大量出产,故又称“花旗参”。

辛亥革命以前,中国只有一个新年即夏历新年。辛亥革命后采用公历年,因是从外国引进的,当时称为“洋历”,鲁迅《书信集·致钱玄同》:“他大约洋历八月初可到北京。”公历是阳历的一种,故现在多称作“阳历”。这样就有两个新年了,后来规定农历新年称为“春节”,阳历的新年称作“元旦”。在黄县话里,为了区别两个新年,将春节称为“阴历年”(这种叫法是不太准确的,因为农历是阴阳合历),元旦称为“阳历年”,这样就不会混淆了。这种将外来事物与本土原有名称结合起来的做法,是描写词的生成方式之一。

有些描写词不加修饰词,只就东西的性质来描写。煤油过去是用来点煤油灯的,所以广州管煤油叫“火水”,黄县话称为“火油”;铝刚出现的时候,黄县人觉得它像铁一样结实,但比铁要轻得多,所以称其为“轻铁”;过去农村人家养不起马骡等大牲畜,多用经济实用的小毛驴代步,所以黄县人最早管摩托车叫“电驴儿”(现在不少摩托车改为电动,真正成为电驴儿了)。

描写词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交流的产物,“胡”“洋”“番”“西”等修饰词的使用体现了不同时代对外来文化的态度,隐含着当时人们的文化心理。对各个方言区的描写词加以搜集和研究,必然会长期从两种文化交汇的“锋面”中获取更多的历史文化信息。